

(上接第五版)

所有机关都有伙食团,柴禾需求量很大。当年所有的人做饭烤火都得用柴火,章谷镇人们的柴禾除了少数由附近藏寨的农民农闲时供应外,大多数靠城里的居民砍柴供应。于是砍柴卖的人成了一道风景线。

每天下午四点以后,丹巴城西扎巴山通往县城的路上砍柴的人络绎不绝的从悬崖峭壁上的小路走来,大多背着立背子,柴长一米多至两米不等,立着搯成背子,上大下小,走起来非常轻松。到了星期天更是老幼妇孺齐动员,干柴一斤一分伍,湿柴一分至一分二一厘。

搞建设,需要砖瓦石灰,烧砖烧瓦需要大量的柴禾,于是一个砍柴的队伍诞生了。这支队伍强大有力,都是全劳动力。他们很专业,手握羊叉,挥舞弯刀,所向披靡!有计划、有步骤,像割麦子一样,有头有序,一根不漏,西从牦牛河的磨磨子,东到扎巴山岩路(今水文站),上自白岬山寨子脚下,下到几条河口,乃至甲楚桥对面山坡,刮胡刀走过一样,所过之处草草毛毛都砍光。山坡上长的都是些不成大器的小灌木,如黑棘、杨布枝、黄狗皮之类的小杂树。砍过了枝桠,留下的树根又成了当地人的柴路,挖小树根叫打挖兜,特别是黑棘挖兜最好烧。

一栋栋新楼竖起来了,不仅是县城,城外的一里牌、三岔河、索断桥,杨柳坪、四大厂矿的基地上到处墙壁雪白,瓦房鳞次栉比。

眼看没有窑寨可砍了,八美到丹巴的汽车路通了,汽车拉来了牦牛河谷的大块树木,解决了丹巴的柴禾问题。

50年代末,八美到丹巴公路的通车是丹巴历史上的一大变革,解决了丹巴至康定的交通运输,意味着从此结束这一段茶马路上人背马驮的运输历史。

砍柴寨的改行,背柴卖的失业。不过那时就业的办法多的是,一些原来的小商加入商业局,磨豆腐,烤做点心,做各种副食品,杀猪杀牛。一些人加入建筑社作小工,打片石、背石头、挖泥巴。调泥巴、学石匠……

还有好大一部分居民一夜之间组成了一个“城关生产队”,在城后开出的那东一片西一片的坡地上开始了他们战天斗地的生涯。

当时兴旺发达的云母矿修了电厂,县城的人也沾光用上了电灯。到60年代初,云母矿修出了第一栋四层片石砌墙的高楼丹巴云母矿招待所,在改革开放以前它一直是章谷镇最大的标志性建筑。这期间云母矿、森工局至少修筑了两条矿山公路,也算是乡村公路。

肆

古镇走进新时代

80年代,改革开放来了,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城市建设……一场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了。

章谷镇——变、变、变!变成了现在这般模样。

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风凰涅槃,这是不需要任何解说的图画风景,这是可以感受和认知的事实。这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变化。

瓦丹路、刷丹路、小丹路相继通车、加上八丹路,可谓通衢。丹巴成了名符其实的四通八达,从四条外出大道到村村通公路,从土石路面到硬化路面,如今高山之尖,云端之上,凡是有人家的地方就有公路,章谷古镇成了丹巴繁华空前的中心。

教育事业长足发展,丹巴已有了两所中学,两所小学,我念书的丹巴城区小学已实现了现代化教学。

城门包再也不是关隘,两条公路两座大桥在城门包下形成新风景奇观。

干桥桥两岸早筑成坚固的水泥石墩堤坝,桥面坚实如平地。紧紧链接着这个城市。

荒凉沙子坝成了丹巴最热闹的“盐市口”。

当年“城关生产队”在城后山坡上那东一片西一片牛皮癣样的土地早已湮没在了退耕还林的绿色之中。

从老西河桥到大小金川交界处的河口,几公里长的街道簇拥着崭新的章古镇。

人们还在不断追求,老城之外又建新城。为解决城里交通拥挤,绕城隧道、隧道跨河大桥、沿河边步行道正在建设中。

沿河公路、穿城公路并行。西河大桥、嘉绒大桥、丹巴大桥、绕城隧道大桥,成了丹巴城边的多彩风景线。

城后变电站,高压线纵横交错,跨越峰尖深谷,正把大功率的电力送向远方。用柴火烧饭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些砍柴的故事永远留在了时间的记忆里。

一切都变了,不变的只有白人山顶上的石菩萨和回水沱对岸千尺峭壁上的石英壁画。

摆在面前的奇迹无须任何诠释。如果不是见证历史,有谁能想象得出七十年前的章谷镇是一个什么样子。

而今的章谷镇已是高楼林立,长堤锁岸,车水马龙,歌舞翩跹……无愧为丹巴美人谷的名片。

如何点评,从历史点评到今天,从今天点评到历史!不点评今天不知道历史,不点评历史不知道今天,我只是蜻蜓点水式地记下了这今昔对照的浮光掠影。

九龙彝族丧葬习俗

◎阿七的确

火葬准备彝语称“起合达德”。起灵前,丧事总管“苏依”,根据丧家的意图,女丧,指定五至七人,男丧,指定七至九人,去选定葬地,劈好火葬柴。

火葬地,除上吊、服毒等凶死的人选在丧家下方位的沟边、河坝外,其余都选在丧家上方附近的山坡上或平坝上,以让死者安息,进入祖先发祥地,降福于后代,使子孙平安,荣华富贵。

火葬柴,忌砍用马桑柴。彝族常说,马桑柴不是柴,烧起不肯燃,上面结的果子吃多了也毒人。曾有人实在砍不到其他的柴,就砍马桑柴藏尸,结果既不肯燃烧,又使梵尸出现异常,叫丧葬者感到可怕。

以选择桃树、李树、松树等为火葬柴最佳。原因有二:一是油重肯燃烧,火力大;二是死者的灵魂有果食吃。

火葬柴要劈成一米九长一根,挖好火葬坑,葬柴按“井”字形架在坑上。男葬,八十一根柴,每层排放九根,纵



五彩海 第940期

美丽康定

◎黄志强

我期待的草原、雪山、还有湖泊;我像是在梦里见过,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休憩,在那里徜徉,忘乎所以;在梦里,我应该是属于那里……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也觉得世界很大,想去记下一处风景,去到一个地方,流连忘返。人生应该有那么一段路,停下脚步,读尽沿途的风光,在感受一份闲适之后,再起程,不为生活而去,不为生活而留。

康定是个好地方!跑马山上的雪屹立在风里,阳光在雪山上闪耀,由近及远,从大地到天空,像诵经人手中的转经筒。旋转的转经筒,像是在流逝的时间里切开一条缝,发出耀眼的光芒,被明亮刺黑的眼眸里,我看到了令人折服的虔诚,我感到时间在夹缝里仿佛停止了,静默和安然守护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绵羊和牦牛在草原上忘乎所以的游走,自由自在;白色和黑色在大地上变换着,像雨过后的云,坠落在地,交相辉映。

秋末的草原,到处都泛着黄,像一

层,横一层,堆码九层;女葬,七七四十九根柴,每层排放七根,纵一层,横一层,堆码七层。

准备就绪后,留一人看守,其余人都回去参加出殡仪式。

起灵彝语叫做“措莫莎”。起灵前,由一个知识渊博的毕摩,或一个口才特好的内长者,面朝东方,站灵前,口念“指路经”,彝语叫做“呷玛”。为死者灵魂指点通往祖先发源地的道路。指明哪里有大路,哪里是小路;哪里有重山峻岭,哪里有虎狼野兽;哪里有亲人来接待,哪里是吃早饭的地方;哪里有歇脚的地方,哪里是吃午饭的地方,路线要一站一站的指明,情况要一样一样的说明,让死者安安全全地回祖先住地。说的人吐词要清楚,嗓音要洪亮,音韵要悠扬,而且不能有差错。

“指路经”的路线内容:便是沿着祖先迁入九龙的路线。从跨出家门,走上大路开始,一站一站地往下说。途中要经过“各俄勒来”那地方,传说那里是阴阳的分界线。然后到美姑地区的“古候”、“曲捏”(是彝族最先在凉山定居的祖先)家歇脚饮马。然后从金阳地区渡过金沙江,上山到“麻洛衣曲”。“麻洛衣曲”是祖先开凿的泉水,渴也得喝三口,不喝也得喝三口。然后再一程一程的到“祖祖扑乌”,直到“天堂”,即“博俄勒足”(又称“莫木扑古”)。在去“天堂”的路上,有一个三岔路口,一条是黑路,路边有黑树,树上有黑猴,那是魔鬼的路,不能去;一条是黄路,路边有黄树,树上有黄猴,那是灾难的路,不能去;一条是白路,路边有白树,树上有白猴,这才是通往祖先居住地的山路。祖先居住的地方,住的是白房,穿的白衣,养的白狗、白羊、白鸡,耕的是白牛,吃的是白饭,灵魂就到那里与祖先同住,与祖先团聚。

念完“指路经”,便起灵出丧。由两人从丧家点燃两把火,走前头,有一人,用根木棒穿着一个约三斤荞面做的烧馍走后头,这个馍馍,彝语叫“措起额夫”,烧起时不能翻。由四个中青年男子抬尸往火葬地。

当起灵、丧礼进入高潮,人们鸣枪致哀,哭声四起。此时此刻,枪声、哭声交织在一起,悲怆的气氛充满整个山寨。在走走火葬场的路上,执火把的人在往前,扛“措起额夫”的人跟在后,妇女随后,遗体在中,男人随后,无人不流泪,无人不悲凉!

到了火葬场,把遗体头朝东、脚朝西、脸朝下,背朝上地放在焚尸柴码上。头朝东,是因为人们认为祖先住在东方。当死者的灵魂从烈火中得到永生时,一抬起头,就刚好看到东边金光四射,冉冉升起的朝阳。背朝上,是为了防止火葬时因筋肉收缩而使遗体坐立起来的一种预防性措施。



民歌,那时只是知道朗朗上口歌词,再无其他。此刻身临其境,我明白了康定的一切,一切是如此的生动、真实、热情豁达的康巴汉子,把康定的风土人情展现的淋漓尽致。“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终人”,大概就是此情此景吧!

日暮天寒,篝火升起,夜色悄然,草原上的景物都沉寂下来。白天的热闹又藏匿在碉房里,所有人围坐在炉火旁。虽然我是远来的客人,但是在这里并不生分,因为陌生早已被康巴人的热情融化。好客的康巴人,拿出自己珍贵的青稞酒和牦牛肉,招待远到的客人。甘醇的青稞酒,是自然、勤劳和质朴的凝炼。酒入“愁肠”,大家唱起了迎客歌,歌声在夜里,在空旷的草原上,向四面八方传开。在这欢声笑语中,我感受到了康巴人的淳朴、热情,这也是他们辛勤劳动后的收获,是真实,也是美好。其实,生活没有平淡,出色之分,只要质朴纯真就很美。

向往梦里到过的远方——美丽康定。

藏族文学母体符号与现代转换

◎益邸

藏族文学这一概念诞生于与我们并不遥远的年代,但其内涵存在的历史源远流长,优秀作品极为丰富。一个民族的文学母体、价值取向、情感特征、存在形态、表现方式和方法、审美风格及其演变、发展都直接由民族的文化生态所决定。同样藏族文学是在表现本民族社会生活、精神气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适应和符合本民族审美理想的独特的艺术形式之一。它带有藏民族过去和现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是藏族精神和生活的标记。

藏族文学的特点,从内容来看,是以叙述本民族精神内涵为主,从文学形式来看,最突出的就是语言特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最带有民族特色,历史上的所有文学作品都以母语进行创作。其次藏族文学在艺术构思、结构安排、表现手法和文学体裁上也具有一定的特色。

藏族文学包涵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系统。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大形式。它们之间既有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藏族谚语中说:“我们的文化为有史以来老积雪、并非昨夜降下的新霜”。藏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学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沉积着深厚的本民族特有的东西。就文学传统而言,作家文学有:叙事小说、诗歌、诗歇结合体、传记文学、寓言文学、物喻文学、格言文学、道歌文学、戏剧文学等。

民间文学以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为代表的民间口耳传文学更为丰富多彩。宗教文化和民间文化长期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宗教民间化,民间宗教化的多样文化形态世代被传承下来。民间文学主要有民间故事包括系列国王故事、系列尸语故事、系列动物故事、系列童话故事、鬼故事、民歌、情歌、悲歌、种类繁多的赞歌、歌谣、口编诗歌、单口相声等。还有一些作家文学中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如《米拉日巴》、《志美更登》、《苏吉尼玛》等。

浩如烟海的藏族传统文学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同样具有文以载道、因果无欺的精神内涵,其表现手法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风格,一些作品富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色彩。诗歌创作在藏族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尊宗喀巴大师把诗视为世间三大宝之一,诠释出藏族珍视诗歌的文化心理。不少文人十分热爱诗歌创作。历史上藏人只要进入到文人行列,没有人不会写诗,这也是对文人的基本要求之一,因此世代文人著有卷帙浩繁的诗集,其中不乏经典之作,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由于过去的作家绝大多数出自宗教界,因此他们的作品中充满着佛法精神。他们的诗打动了一批又一批人的心,清静了很多人的灵魂。

藏族古代生态文化系统基本上是传统文化内部的演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裂变和转换。藏族文学作为这一生态文化系统中的一员,无论是文学形式、表现手法,还是文学体裁、艺术构思等方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异域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程度有关。然而,从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学的民族形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它随着社会生活和艺术的发展,并吸收其它民族艺术形式的优点,不断地丰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的丰富发展,是在各个民族的交往、交流和民族之间文化相互发生影响下才能实现。外族文学对本民族文学的影响,接受程度取决于,一是本民族的现实需要,凡是符合本民族现实需要的外族文学,就能吸收和改造,成为发展本族文学的积极因素;二是接受外族文学的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创作技巧等别具一格的特色;三是先进民族优秀的文学在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中常处于主导地位,先进民族文学的精华部分,常常能给予其它民族的文学发展以推进和促进,大族文学影响小族文学,西方文学影响东方文学,已经成为文学的发展趋势。